

鏡

花

緣

鏡花緣卷五

第二十二回

遇白民儒士聽奇文

觀藥獸武夫發妙論

話說唐敖忽聽先生把他叫做書生嚇的連忙進前打躬道晚生不是書生是商賈先生道我且問你你是何方人氏唐敖躬身道晚生生長天朝今因販貨到此先生笑道你頭戴儒巾生長天朝爲何還推不是書生莫非怕我考你麼唐敖聽了這才曉得他因儒巾看出只得說道晚生幼年雖習儒業因貿易多

龍然一大
異物安得不
疏菴

年所有讀的幾句書久已忘了先生道話雖如此大
約詩賦必會作的唐敖聽說做詩更覺發慌道晚生
自幼從未做詩連詩也未讀過先生道難為你生在
天朝連詩也不會作斷無此事你何必瞞我快些實
說唐敖發急道晚生實實不知怎敢欺瞞先生道你
這儒巾明明是個讀書幌子如何不會作詩你既不
懂文墨為何假充我們儒家樣子却把自己本來面
目失了難道你要借此撞騙麼還是裝出斯文樣子
要謀館呢我看你想館把心都想昏了也罷我且出
題考你一考看你作的何如如作的好我就薦你一

個美館說罷把詩韻取出唐荻見他取出詩韵更急的要死慌忙說道晚生稍稍通文墨今得幸遇當代鴻儒尚欲勉強塗鴉以求指教豈肯自暴自棄不知擡舉至於如此況且又有美館之薦晚生敢不勉力實因不諳文字所以有負尊意尚求垂問同來之人就知晚生並非有意推辭了先生因向多林二人道這個儒生果真不知文墨麼林之洋道他自幼讀書會中採花怎麼不知唐荻暗暗頓足道舅兄要坑殺我了只聽林之洋又接着說道俺對先生實說罷他知是知的自從得了功名就把書籍撇在九霄雲外

更是個驚弓之鳥

疏菴

寫出林之
洋之貌所
以有奇遇

疏菴

幼年讀的左傳右傳公羊母羊還有平日做的打油詩放屁詩零零碎碎一總都就了飯喫了如今腹中只剩幾段大唐律儀注單還有許多買辦帳你要考他律例算盤倒是熟的俺求你老人家把這美館賞俺晚生罷先生道這個儒生既已廢業想是實情你同那個老兒可曾作詩多九公躬身道我們二人向來貿易從未讀書何能做詩先生道原來你們三個都是俗人因指林之洋道你既同他們一樣爲何還要求我薦館可惜你枉自生得白淨腹中也少墨水就是出來貿易也該略認幾字我看你們雖可造就

無奈都是行路之人不能在此耽擱若肯略住兩年
我倒可以指點指點不是我誇口說我的學問只要
你們在我跟前稍爲領略就够你們終身受用日後
回到家鄉時時習學有了文名不獨近處朋友都來
相訪只怕還有朋友自遠方來哩林之洋道據俺晚
生看來豈但自遠方來而且心裏還樂乎哩先生聽
了不覺興驚立起身來把玳瑁眼鏡取下身上取出
一塊雙飛燕的汗巾將眼揩了一揩望着林之洋上
下看一看道你旣曉得樂乎故典明明懂得文墨爲
何故意騙我林之洋道這是俺晚生無意撞在典上

至於他的出處。俺實不中。先生道。你明是通家。還要推辭。林之洋道。俺如騙你。情願發誓。教俺來生變個老秀才。從十歲進學。不離書本。一直活到九十歲。這才壽終。先生道。如此長壽。你敢願意。林之洋道。你只曉得長壽。那知從十歲進學。活到九十歲。這八十年歲考的苦處。也就是活地獄了。先生仍舊坐下道。你們既不曉得文理。又不曾作詩。無甚可談。立在這里。只覺俗不可耐。莫若請出。且到廳外。等我把學生功課完了。再來看貨。況且我們談文。你們也不懂。若久站在此。惟恐你們這般俗氣。四處傳染。我雖上智。不

移但館中諸生俱在年幼一經染了就要費我許多
陶鎔方能脫俗哩三人只得諾諾連聲慢慢退出立
在廳外唐敖心裏還是撲撲亂跳惟恐先生仍要談
文意欲携了多九公先走一步忽聽先生在內教學
生念書細細聽時只得兩句共八個字上句三字下
句五字學生跟着讀道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唐敖忖
道難道他們講究反切麼林之洋道你們聽聽只怕
又是問道於盲來了多九公聽了不覺毛骨竦然連
連搖手那先生教了數遍命學生退去又教一個學
生念書也是兩句上句三字下句四字只聽師徒高

聲讀道永之興柳興之興也教數遍退去三人聽了一毫不懂於是閃在門旁暗暗偷看只見又有一個學生捧書上去先生把書用硃筆點了也教了兩遍每句四字只聽學生念道羊者良也交者孝也予者身也唐敖輕輕說道九公今日千好萬好幸未同他談文剛才細聽他們所讀之書本但從未見過並且語句都是古奧內中若無深義為何偌大後生每人只讀數句無如我們資性魯鈍不能領略古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們若非黑齒前車之鑒今日稍不留神又要喫虧了忽見有個學生出來招手道先

生要看貨哩。林之洋連忙答應，提着包袱進去。二人等候多時，原來先生業已把貨買了。在那里議論平色。唐敖趁空暗暗踱進書館，把衆人之書細看一遍，又把文稿翻了兩篇，連忙退出。多九公道：「他們所讀之書，唐兄都看見了，爲何面上脹的這樣通紅？」唐敖剛要開言，恰好林之洋把貨賣完，也退出來。三人一齊出門，走出巷子。唐敖道：「今日這個虧喫的不小。我只當他學問淵博，所以一切恭敬。凡有問對，自稱晚生。那知却是這樣不通，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多九公道：「他們讀的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却是何書？」唐

敖道小弟才去偷看誰知他把幼字及字讀錯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道奇也不奇多九公不覺笑道若據此言那永之興柳興之興莫非就是求之與柳與之與麼唐敖道如何不是多九公道那羊舌夏也交者孝也子者身也是何書呢唐敖道這幾句他只認了半邊却是孟子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並且書案上還有幾本文稿小弟略略翻了兩篇惟恐先生看見也不敢看完忙退出來多九公道他那文稿寫着甚麼唐兄記得麼唐敖道內有一本破題所載甚多小弟記得有個題目是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二句他破的是聞其聲焉所以不忍食其肉也。林之洋道這個學生作這破題俺不喜他別的俺只喜他好記性。多九公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先生出的題目他竟一字不忘整個寫出來難道記性還不好麼。唐敖道還有一個題目是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他破的是一頃之壤能致力焉則四雙人丁庶幾有飯喫矣。林之洋道他以四雙人丁破那八口之家俺只喜他四雙二字把個八字扣的緊緊萬不能移到七口九口去。唐敖道還有一個題目是子華使於齊至原思爲之宰他的破承

上下勾連
甚是便捷
知是截題
好手拜服
拜服

此時記不明白我只記得到了渡下他有兩句是休
言豪富貴公子且表爲官受祿人諸如此類小弟也
記不了許多但此等不通之人我在他跟前卑躬侍
立口口聲聲自稱晚生豈不愧死林之洋道晚生二
字也無甚麼卑微若他是早晨生的你是晚上生的
或他先生幾年你後生幾年都可算得晚生這怕甚
麼剛才那先生念的切吾切以反人之切當時俺聽
了倒替你們耽心惟恐他要講究反切又要喫苦如
今平安回來就是好的管他甚麼早生晚生據俺看
來今日任憑喫虧並未勞神又未出汗若比黑齒也

算體面了。忽見有個異獸，宛似牛形，頭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有一小童牽着走了過去。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聞當日神農時，白民曾進藥獸，不知此獸可是多九公道？」此正藥獸，最能治病。人若有疾，對獸細告病源，此獸卽至野外，銜一草歸，病人搗汁飲之，或煎湯服之，莫不見效。設或病重，一服不能除根，次日再告病源，此獸又至野外，或仍銜前草，或添一二樣，照前煎服，往往治好。此地至今相傳，並聞此獸比當日更廣，漸漸滋生別處，也有了。林之洋道：「原來他會行醫，怪不得穿着衣帽，請問九公，這獸不知可」

曉脉理可讀醫書多九公道他不會切脉也未讀過醫書大約略略曉得幾樣藥味林之洋指着藥獸道俺把你這厚臉的畜牲醫書也未讀過又不曉得脉理竟敢出來看病豈非以人命當要麼多九公道你罵他設或被他說見準備給你藥喫林之洋道俺又不病爲甚喫藥多九公道你雖無病喫了他的藥自然要生出病來說笑間回到船上大家痛飲一番走了幾時這日風帆順利舟行甚速唐敖同林之洋立在舵樓看多九公指撥眾人推舵忽見前面似烟非烟似霧非霧有萬道青氣直衝霄漢烟霧中隱隱現

出一座城。他林之洋道這城倒也不小。不知是甚地名。多九公把羅盤更香望一望。道據老夫看來。前面已到淑士國了。唐敖道。小弟只覺這青氣中含着一股異味。九公可知其詳。歷多九公道。老夫雖路過此地。因未近觀。不知是何氣味。林之洋道。青屬甚味。難道書上也未載着麼。唐敖道。案五行五味而論。東方屬木。其色青。其味酸。不知彼處可是如此。林之洋望着迎面嗅了一嗅。把頭點了兩點。道。妹夫這話只怕有些意思。說話間。相離甚近。惟見梅樹叢雜。都有十數丈高。那座城池隱隱躍躍。被億萬梅樹圍在居中。

不多時船已收口林之洋素知此地不通商販並無
交易因恐唐敖在船煩悶所以照會衆水手在此攏
岸將船停泊三人約會同去多九公道林兄何不帶
些貨物設或碰着交易也未可知林之洋道淑士國
從來買賣甚少俺帶甚物去呢多九公道若據淑士
兩字而論此地似乎該有讀書人要帶貨物惟有筆
墨之類最好並且攜帶也便林之洋點頭隨即撈了
一個包袱三人跳上三板衆水手用棹擺到岸邊一
齊上岸穿八梅林只覺一股酸氣直鑽頭腦三人只
得掩鼻而行多九公道老夫聞得海外傳說淑士國

四時有不斷之薺。八節有長青之梅。薺菜多寡雖不得而知。據這梅樹看來。果真不錯。過了梅林到處皆是菜園。那些農人都是儒者打扮。走了多時。離開不遠。只見城門石壁上鐫着一副金字對聯。字有斗大。遠遠望去。只覺金光燦爛。上面寫的是

欲高門第須爲善

要好兒孫必讀書

多九公道據對聯看來。上句含着淑字意思。下句含着士字意思。這兩句却是淑士國絕好招牌。怪不得就在城上施展起來。唐敖道。此地國王據古人傳說。乃顓頊之後。看這景象。甚覺儒業與白民國迥然不

同來到關前只見許多兵役上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今而後不敢相天下士矣以貌輕人是以取辱以貌重人亦復取辱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令人暗中摸索真是造化弄人及至擊碎唾壺能毋噴飯蔬卷

鏡花緣卷五

第二十三回

說酸話酒保咬文

講迂談腐儒嚼字

話說三人來至關前許多兵役上來問明來歷，個個身上搜檢一遍，才放進去。林之洋道：「關上這些囚徒，竟把俺們當作賊人，細細盤查，可惜俺未得着躡空草，若喫了躡空草，俺就攆進城去，看他怎樣。」三人來到大街，看那國人都是頭戴儒巾，身穿青衫，也有穿着藍衫的，那些作買賣的，也是儒家打扮，斯斯文文。

並無商旅習氣所賣之物除家常日用外大約賣青
梅醬菜的居多其餘不過紙墨筆硯眼鏡牙仗書坊
酒肆而已唐教道此地庶民無論貧富都是儒者打
扮却也異樣好在此地語言易懂我們何不去問問
風俗走過鬧市只聽那些居民人家接二連三莫不
書聲朗朗門首都豎着金字匾額也有寫着賢良方
正的也有寫着孝悌力田的也有聰明正面的也有
德行耆儒的也有通經孝廉的也有好善不倦的其
餘兩字匾額如體仁好義循禮篤信之類不一而足
上面都有姓名年月只見旁邊一家門首貼着一張

紅紙上寫經書文館四字門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優游道德之場

休息篇章之間

正面懸着五爪盤龍金字匾額是教育人才四個大字裏面書聲震耳林之洋指着包袱道俺要進去發個利市二位可肯一同走走唐敖道舅兄饒了我罷我還留着幾個晚生慢慢用哩前在白民國賤賣幾個至今還覺委屈今到此地看這光景固非賤賣但非其人也覺委屈林之洋道當日妹夫如在紅紅亭亭跟前稱了晚生心中可委屈唐敖道小弟若在兩位才女跟前稱了晚生不但毫不委屈並且心悅誠

服俗語說的學問無大小能者爲尊他的學問既高一切尚要求教如何不是晚生豈在年紀若老大無知如白民之類他在我跟前稱晚生我還不要哩二位才女如此通品舅兄却直稱其名未免唐突林之泮道當日你們受了黑女許多恥笑還有問道於盲的話彼時他們雖係羞辱九公與妹夫無涉但不把你放在眼裏隨嘴亂說也甚狂妄今日提起你不服他也罷了爲甚反要敬他唐敖道凡事無論大小如能處處虛心不論走到何處斷無受辱之虞我們前在黑齒若一切謙遜他又從何恥笑今不自己追悔

若再怨人那更不是了多九公道那幾日老夫奉陪
唐兄遊玩每每遊到山水清秀或幽僻處唐兄就有
棄絕凡塵要去求仙之意此雖一時有感而發若據
剛才這番言談莫非先賢忠恕之道倘諸事如此就
是成佛作祖的根基唐兄學問度量老夫萬萬不及
將來諸事竟要叨教了林之洋道兩個黑奴才學高
妹夫肯稱晚生那君子國吳家弟兄跟前妹夫也肯
稱晚生麼唐敖道那吳氏弟兄學問雖不深知據他
所言莫不盡情盡理純是聖賢仁義之道此等入莫
講晚生就是在他跟前負笈瞻囊拜他爲師也長許

多見識林之洋道僊們只顧亂講莫被這些走路人聽見你們就在左近走走俺去去就來說罷向學館去了二人仍舊閒步只見有兩家門首豎着兩塊黑字匾額一寫改過自新一寫回心向善上面也有姓名年月唐敖道九公你道此匾何如多九公道據這字面此人必是做甚不法之事所以替他豎這招牌仔細看來金字匾額不計其數至於醜匾却只此兩塊可見此地向善的多違法的少也不愧淑士二字二人信步又到鬧市觀玩許久只見林之洋提着空包袱笑嘻嘻起來唐敖道原來舅兄把貨物都賣了

林之洋道：俺雖賣了，就只賠了許多本錢。多九公道：這却爲何？林之洋道：俺進了書館裏面，是些生童看了貨物，都要爭買。誰知這些窮酸，一錢如命，總要貪圖便宜，不肯十分出價。及至俺不賣，要走，他又戀戀不捨，不放俺出來。扳談多時，許多貨物，共總湊起來，不過增價一文。俺因那些窮酸，又不添價，又不放走。他那戀戀不捨神情，令人看着可憐。俺本心慈面軟，又想起君子國交易，光景俺要學他樣子，只好喫些虧賣了。多九公道：林兄賣貨，既不得利，爲何滿面笑容？這笑必定有因。林之洋道：俺生平從不談文。今日

才談一句就被眾人稱讚一路想來着實快活不覺好笑。剛才那些生童同俺講價因俺不戴儒巾問俺向來可曾讀書。俺想妹夫常說凡事總要謙恭。但俺腹中本無一物。若再謙恭他們更看不起了。因此俺就說道俺是天朝人幼年時節經史子集諸子百家那樣不曾讀過。就是俺們本朝唐詩也不知讀過多少。俺只顧說大話。他們因俺讀過詩就要教俺做詩。考俺的學問。俺聽這話倒嚇一身冷汗。俺想俺林之洋又不是秀才生平又未做甚事。爲甚要受考的魔難。就是做甚歹事也罪不至此。俺思忖多時只得

推辭俺要趲路不能耽擱再三支吾偏偏這些刻薄鬼執意不肯務要聽聽口氣才肯放走俺被他們逼勒不過忽然想起素日聽得人說搜索枯腸就可做詩俺因極力搜索奈腹中只有盛飯的枯腸並無盛詩的枯腸所以搜他不出後來俺見有兩個小學生在那里對對子先生出的是雲中雁一個對水上鷗一個對水底魚俺趁勢說道今日偏偏詩思不在家不知甚時才來好在詩思雖不在家對思却在家你們要聽口氣俺對這個雲中雁罷他們都道如此甚好不知對個甚麼俺道烏槍打他們聽了都發殘不

儘求俺下個註解俺道難爲你們還是生童連這意思也不懂你們只知雲中雁拏那水上鷗水底魚來對請教這些字面與那雲中雁有甚瓜葛俺對的這一個鳥槍打却從雲中雁生出的他們又問這三字爲何從雲中雁生發的倒要請教俺道一擡頭看見雲中雁隨卽就用鳥槍打如何不從雲中雁生出的他們聽了這才明白都道果然用意甚奇無怪他說諸子百家都讀過據這意思只怕還從莊子見彈而求鶚炙套出來的俺聽這話猛然想起九公常同妹夫談論莊子老子約略必是一部大書俺就說道不想

俺的用意在這書上。竟被你們猜出。可見你們學問。也是不凡的。幸虧俺用莊子。若用老子。少子只怕也瞞不過了。誰知他們聽了。又都問道。向來只有老子並未聽見有甚少子。不知這部少子何時出的。內中載着甚麼。俺被他們這樣一問。倒問住了。俺只當既有老子。一定該有少子。平時因聽你們談講前漢書後漢書。又是甚麼文子武子。所以俺談老子。隨口帶出一部少子。以爲多說一書。更覺好聽。那知剛把對子敷衍交卷。却又鬧出岔頭。後來他們再三追問。定要。把這少子說明。才肯放走。俺想了一想。登時得一

口辨甚捷
不爲無才
蔬菴

脫身主意因向他們道這部少子乃聖朝太平之世
出的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這人就是老子後裔老
子做的是道德經講的都是元虛奧妙他這少子雖
以游戲爲事却暗寓勸善之意不外風人之旨上面
載着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
算法無一不備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及雙陸
馬弔射鵰蹴球鬪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件件都可
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噴飯這書俺們帶着許多如不
嫌污目俺就回去取來他們聽了個個歡喜都要觀
看將物價付俺催俺上船取書俺才逃了回來唐敖

笑道：舅兄，這個烏槍打幸而遇見這些生童，若教別人聽見，只怕嘴要打腫哩！林之洋道：俺嘴雖未聾，談了許多文，嘴裏着實發渴。剛才俺同生童討茶喫，他們那里雖然有茶，並無茶葉，內中只有樹葉兩片，倒了多時，只得淺淺半杯，俺喝了一口，至今還覺發渴。這却怎好多？九公道：老夫口裏也覺發乾，恰喜面前有個酒樓，我們何不前去沽飲三杯，就便問問風俗。林之洋一聞此言，口中不覺垂涎道：九公真是好人，說出話來，莫不對人心路。三人進了酒樓，就在樓下檢個桌兒坐了。旁邊走過一個酒保，也是儒巾素服。

面上戴着眼鏡。手中挈着摺扇。斯斯文文走來。向著三人打躬陪笑道。三位先生光顧者。莫非飲酒乎。抑用菜乎。敢請明以教我。林之洋道。你是酒保。你臉上戴着眼鏡。已覺不配。你還滿嘴通文。這是甚意。剛才俺同那些生童講話。倒不見他有甚通文。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真是整瓶不搖。半瓶搖。你可曉得俺最候急耐。不慣同你通文。有酒有菜。只管快快挈來。酒保陪笑道。請教先生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麼乎。不乎的。你只管取來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給你

一。拳。嚇。的。酒。保。連。忙。說。道。小。子。不。敢。小。子。改。過。隨。卽。
走。去。取。了。一。壺。酒。兩。碟。下。酒。之。物。一。碟。青。梅。一。碟。齏。
菜。三。個。酒。杯。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退。了。下。
去。林。之。洋。素。日。以。酒。爲。命。見。了。酒。心。花。都。開。望。着。二。
人。說。聲。請。了。舉。起。杯。來。一。飲。而。盡。那。酒。方。才。下。咽。不。
覺。緊。皺。雙。眉。口。水。直。流。捧。着。下。巴。喊。道。酒。保。錯。了。把。
醋。挈。來。了。只。見。旁。邊。座。兒。有。個。駝。背。老。者。身。穿。儒。服。
面。戴。眼。鏡。手。中。挈。着。剔。牙。杖。坐。在。那。里。斯。斯。文。文。自。
斟。自。飲。一。面。搖。着。身。子。一。面。口。中。吟。哦。所。吟。無。非。之。
乎。者。也。之。類。正。吟。的。高。興。忽。聽。林。之。洋。說。酒。保。錯。拿。

醋來慌忙住了。吟哦連連搖手道：「吾兄既已飲矣，豈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我甚怕哉。」故爾愁焉。兄耶兄耶，切莫語之。唐多二人聽見這幾個虛字，不覺渾身發麻，暗暗笑個不了。林之洋道：「又是一位通文的，俺埋怨酒保拿醋算酒，與你何干？爲甚累你？倒要請教老者聽罷。」隨將右手食指中指放在鼻孔上，擦了兩擦，道：「先生聽者，今以酒醋論之，酒價賤之醋價貴之，因何賤之爲甚貴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爾賤之；醋味厚之，所以貴之。人皆買之，誰不知之？他今錯之，必無心之。先生得之樂，何如之？第既

醉翁亭記
一篇也字
文法此是
一篇之字
文法古今
相敵
數種

飲之不該言之不獨言之而謂誤之他若聞之豈無
語之苟如語之價必增之先生增之乃自討之你自
增之誰來管之但你飲之卽我飲之飲既類之增應
同之向你討之必我討之你既增之我安免之苟亦
增之豈非累之既要累之你替與之你不與之他安
肯之既不肯之必尋我之我縱辯之他豈聽之他不
聽之勢必鬧之倘鬧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
怎麼了之唐多二人聽了惟有發笑林之洋道你這
幾個之字盡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
也弄酸了隨你講去俺也不懂但俺口中這股酸氣

如何是好。桌上望了一望，只有兩碟青梅、醬菜，看罷口內更覺發酸。因大聲叫道：「酒保快把下酒多。」兩樣來。酒保答應，又取四個碟子放在桌上，一碟鹽豆，一碟青豆，一碟豆芽，一碟豆瓣，林之洋道：「這幾樣俺喫不慣。」再添幾樣來。酒保答應，又添四樣：一碟豆腐乾，一碟豆腐皮，一碟醬豆腐，一碟糟豆腐。林之洋道：「俺們並不喫素，爲甚只管拏這素菜？」還有甚麼快去取來。酒保陪笑道：「此數餚也以先生視之，固不堪入目矣。然以敝地論之，雖王公之尊，其所享者亦不過如斯數樣耳。」先生鄙之，無乃過乎？此而已，豈有他

哉。多九公道：「下酒菜業已够了，可有甚麼好酒？」酒保道：「是酒也非一類也。而有三等之分焉。上等者其味醲，次等者其味淡，下等者又其淡也。」先生問之，得無喜其淡者乎？唐敖道：「我們量窄，喫不慣醲的，你把淡的換一壺來。」酒保登時把酒換了。三人嘗了一嘗，雖覺微酸，還可喫得。林之洋道：「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都說酸爲上，苦次之。原來這話出在淑士國的，只見外面走進一個老者，儒巾淡服，舉止大雅也。在樓下檢個座兒坐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淑士國之地吾未嘗履之，淑士國之人吾嘗見之。

且不勝屈指莖菴

鏡花緣卷五

第二十四回

唐探花酒樓聞善政

徐公子茶肆敘衷情

話說那個老者坐下道：「酒保取半壺淡酒，一碟鹽豆來。」唐敖見他器宇不俗，向前拱手道：「老丈請了，請教上姓。」老者還禮道：「小弟姓儒，還未請教尊姓。」當時多林二人也過來，彼此見禮，各通名姓，把來意說了。老者道：「原來三位都是天朝老先生，失敬失敬。」唐敖道：「老丈既來飲酒，與其獨酌，何不屈尊過去奉敬一杯。」

一同談談呢。老者道：「雖承雅愛，但初次見面，如何就要叨擾？」多九公道：「也罷。我們移樽就教罷。」隨命酒保把酒菜取了過來。三人讓老者上坐，老者因是地主，再三不肯分賓主，坐了彼此敬了兩杯，喫些下酒之物。唐敖道：「請教老丈貴處爲何？無論士農工商，都是儒者打扮，並且官長也是如此。難道貴賤不分麼？」老者道：「敝處向例，自王公以至庶民，衣冠服制雖皆一樣，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其色以黃爲尊，紅紫次之，藍又次之，青色爲卑。至於農工商賈，亦穿儒服。因本國向有定例，凡庶民素未考試的，謂之游民。此等人

身充賤役，不列四民之中，卽有一二或以農工爲業，人皆恥笑，以爲游民亦掌大業，莫不遠而避之。因此本處人自幼莫不讀書，雖不能身穿藍衫，名列膠庠，只要博得一領青衫，戴個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內，從此讀書上進，固妙如或不能，或農或工，亦可各安事業了。唐敖道據老丈之言，貴處庶民莫不從考試出來，第舉國之大，何能個個能文呢？老者道：考試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啓，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歷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只要精

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頂頭巾一領青衫若要上進却
非能文不可至於藍衫亦非能文不可得所以敝處
國主當日創業之始曾於國門寫一對聯下句是要
好兒孫必讀書就是勉人上進之意多九公道請教
老丈貴處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想是其人賢聲
素著國主賜匾表彰使人效法之意內有一二黑匾
如改過自新之類是何寓意老者道這是其人雖在
名教中偶然失於檢點作了違法之事並無大罪事
後國主命豎此匾以爲改過自新之意此等人如再
犯法就要加等治罪倘痛改前非衆善奉行或鄉隣

代具公呈或官長訪知其事都可奏明將匾除云此
後或另有善行賢聲著於鄉黨仍可啓奏另豎金字
匾額至豎過金字匾額之人如有違法不但將匾除
去亦是加等治罪即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這總是國
主勉人向善諄諄勸戒之意幸而讀書者甚多書能
變化氣質遵著聖賢之教那爲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四人閒談不知不覺連飲數盞老者也問問天朝尤
景噴噴讚美又說許多閒話老者酒已够了意欲先
走一步唐敖見天色不早算還酒帳一同起身老者
立起從身上取下一塊汗巾鋪在桌上把碟內所剩

形容足了
蕊蕊

鹽豆之類。儘數包了。揣在懷中。道老先生錢已給過。這些殘餚與其白教酒保收去。莫若小弟順便帶回。明日倘來沽飲。就可再叨餘惠。了一面說着。又掣起一把酒壺。揭開壺蓋。望了一望裏面。還有兩杯酒。因遞給酒保。道此酒寄在你處。明日飲時。倘少一杯。要罰十杯哩。又把醬豆腐糟豆腐。倒在一個碟內。也遞給酒保。道你也替我好好收了。四人一同出位走了。兩步旁邊殘桌上放着一根禿牙杖。老者取過聞了一聞。用手揩了一揩。放入袖中。出了酒樓。到了市中。只見許多人圍着一個美女。在那裏觀看。那女子不

過十三四歲生得面如傅粉極其俊秀惟滿眼淚痕
哭聲甚慘老者嘆道如此幼女教他天天拋頭露面
今已數日竟無一人肯發慈心却也可憐唐敖道這
女爲何如此老者道此女向充宮娥父母久已去世
自從公主下嫁就在駙馬府伺候前日不知爲甚忤
了駙馬發媒變賣身價不拘多寡奈敝處一錢如命
無人肯買兼之駙馬現掌兵權殺人如同兒戲庶民
無不畏懼誰敢太歲頭上動土此女因露面羞愧每
尋自盡俱被官媒救護此時生死不能自主所以啼
哭二位老先生如發善心只消十貫錢就可買去救

其一命也是一件好事林之洋道妹夫破費十貫錢
買了帶回嶺南服侍甥女豈不是好唐敖道此女既
充宮娥其家必非下等之人我們設法救他則可豈
敢買去以奴婢相待不知其家還有何人如有親屬
小弟情願出錢令其親屬領回倒是一件美舉老者
道前日駙馬有令不准親屬領回如有不遵治
罪因此親屬都不敢來唐敖聽了不覺搔首道既無
親屬來領又無人救這却怎好爲今之計只好權且
買去暫救其命再作道理於是託林之洋上船取了
十貫錢交給老者向官媒寫契買了老者交代別去

三人領了女子回歸舊邸。唐敖問其姓氏。女子道：婢子覆姓司徒，乳名蕙兒，又名娥兒。現年十四歲，自幼選爲宮娥，伺候王妃。前年公主下嫁蒙王妃，派入駙馬府。父親在日，曾任領兵副將，因同駙馬出兵死在外邦。唐敖道：原來是千金小姐，令尊在日，小姐可曾受聘司徒娥兒道：婢子獲罪蒙恩，主收買，乃係奴婢。今恩主以小姐相稱，婢子如何禁當得起。林之洋道：剛才俺妹夫說斷不肯以奴僕相待，據俺主意，小姐從今拜俺妹夫爲義父，彼此也好相稱。說話間，來到岸邊，水手放過三板，一齊渡上大船。林之洋命司徒

三
斌兒拜了義父進了內倉與呂氏婉如兒禮復又出來拜了多林二人唐敖又問可曾受聘之事斌兒滴淚道女兒若非丈夫負心今日何至如此唐敖道你丈夫現在做何事業爲何負你斌兒道他祖籍中原前年來此投軍駙馬愛他驍勇留在府中做爲親隨但駙馬爲人剛暴下人稍有不好立即處死就是國王也懼他三分又性最多疑惟恐此人是外邦奸細時刻隄防去歲把女兒許給爲妻意欲以安其心誰知他來此投軍果非本意女兒既有所見兼因駙馬暴戾異常將來必有大禍惟恐玉石俱焚因此不避

諷女如何
私奔秦天
如何薄倖
從來前文
抄文多從
總軍生出
盡卷

羞恥曾於黑夜俟駙馬安寢暗至他的門首勸他急
速回鄉另尋門路不意他把這話告知駙馬公主立
將女兒責處此是今春的事前日女兒因駙馬就要
出外關兵恐他跟去徒然勞苦於事無益又去勸他
及早收圖並偷給令旗一枝以便私自出關不意他
將此話又去稟知因此駙馬大怒將女兒毒打並發
官媒變賣唐敖道你丈夫既來投軍爲何不是本意
况跟去關兵或者勞苦一場掙得一官半職也未可
知怎麼你說與他無益這話我却不不懂你丈夫姓甚
名誰現年若干你們既已聘定爲何尚不完婚娥兒

道他姓徐名承志現年二旬以外駙馬雖將女兒許配終懷猜疑惟恐仍有異心故將婚期暫緩女兒因他由中原數萬里至此若非避難定有別因意欲探其消息奈內外相隔不得其詳去歲冬間他跟駙馬進朝議事女兒探知回來尙早正好看其行藏卽至外廂暗將房門撬開搜出檄文一道血書一封這才曉得他是英國公忠良之後避難到此因此今年兩次捨死勸他及早改圖女兒原想救出丈夫冀其勉承父志立功於朝以復祖業庶忠良不致無後英公亦瞑目九泉倘得如願女兒一身如同蒿草卽使駙

馬聞知亦必含笑就死復有何恨。那知他無情無義，反將女兒陷害。若說他出於無心，今春女兒被責幾至九死一生，合府無人不曉。他豈不知今又和盤托出，竟是安心要害女兒，却將自己切己之事全置度外，豈非別有肺腸麼？說罷放聲大哭。唐敖聽罷又驚又喜，道：此人既是徐姓，又是英國公之後，兼有檄文血書，必是敬業兄弟之子無疑。數年來我在四處探信，那知盟姪却在此處。吾女如此賢德，不避禍患，勸他別圖，他不聽良言，已屬非是。反將此話告訴駙馬，此等行爲真令人不解。你休要悲慟，其中必有別情。

待我前去會他一面便見分曉。斌兒止悲道：「義父呼他爲姪，是何親？」卷唐敖就把當日結拜各話細細告知。隨即約了多林二人，尋至駙馬府，費了許多工夫，用了無限使費，才將徐承志找出。徐承志把唐敖上下打量，細細望了一望，道：「此非說話之處，卽攜三人走進一個茶館，檢了一間僻室，見左右無人，這才向唐敖下拜道：『伯伯何日到此？』今在異鄉相逢，真令姪兒夢想不到。唐敖忙還禮道：『賢姪如何認得老夫？』徐承志道：『當日伯伯長安赴試，常同父親相聚。那時姪兒不及十歲，曾在家中見過。此時雖隔十餘年之久，

伯伯面貌如舊所以一望而知因向多林二人見禮
道二位尊姓唐教道這都是老夫內親因將二人姓
名說了茶博士送上茶來徐承志道伯伯因何來到
海外近來武后可緝捕姪兒唐教即將中後被參並
緝捕談了各話告訴一遍因又問道賢姪為何逃奔
到此徐承志道姪兒自從父親被難原想持着遺書
投奔文伯伯處奈各處緝捕甚嚴只得撇了駱家兄
弟獨自逃到海外飄流數載苦不堪言甚至僮僕之
役亦曾做過前歲投軍到此雖比僮僕畧好仍是度
日如年但姪兒在此伯伯何以得知唐教道賢姪今

已二句以外不知可曾要有妻室徐承志一聞此言
不覺滴下淚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於楚雨酸風之後聞此急管哀絃倍覺聲聲入耳
疏菴

鏡花緣卷五

第二十五回

越危垣潛出淑士關

登曲岸閒遊兩面國

話說徐承志因唐敖問他婚姻之事不覺垂淚道伯
伯苦問妻室姪兒今生只好鰥居一世了唐敖道此
話怎講徐承志走到門外望了一望仍舊歸位道此
處這個駙馬性最多疑自從姪兒進府見我膂力過
人雖極喜愛恐是外國奸細時刻隄防甚至住房夜
間亦有兵役把守虧得衆同事暗暗通知處處謹慎

始保無虞後來駙馬意欲作他膀臂收爲心腹故將
官娥司徒斌兒許配爲婚以安姪兒之心衆同事都
道駙馬如此優待一切更要留神將來設或婚配官
娥面前凡有言談亦須仔細誠恐人心難測一經疎
忽性命不保誰知今春夜間斌兒忽來外廂再三勸
我及早遠走此非久戀之鄉莫要耽擱自己之事說
罷去了姪兒足足籌畫一夜次日告知衆同事衆人
都說明係駙馬教他探你口氣若不稟明必有大禍
姪兒因將此話稟知後來聞得斌兒被賣因內外相
隔不知真假不意數日前此女又來勸我急急改圖

姪兒忖度一夜次日又同衆人商議仍須稟知爲是
不料稟過後駙馬竟將斌兒著實毒打發媒變賣這
才曉得此女竟是一片血心待我兼且春天爲我被
責今不記前讎不避禍患又來苦口相勸所謂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斌兒如此賢德姪兒旣不知感反去
恩將讎報仍有何顏活在人世姪兒在此投軍原因
一時窮乏走投無路暫圖餬口那知誤入羅網近來
屢要逃歸面投血書設計勤王以承父志無如此處
關口盤查甚嚴向例在官人役毋許私自出關如有
不遵梟首示衆姪兒在府將及三年關上人役無不

熟識因此更難私逃連年如入籠中行動不能自主
前者賢德妻子雖盜令旗一枝彼時適值昏憤亦呈
駙馬後悔無及此時妻子不知賣在何處不覺哽咽
起來唐敖道此事姪媳雖是一片血心奈賢姪處此
境界不能不疑無怪有此一番舉動幸喜姪媳無恙
因將斌兒各話說知徐承志這才止淚拜謝救救妻
子之恩唐敖道關上如此嚴緊賢姪不能出去這却
怎好徐承志道姪兒連年費盡心機實無良策此時
難得伯伯到此務望垂救倘出此關不啻恩同再造
將來如有出頭之日莫非伯伯所賜了多九公道老

夫每見靈樞出關從不搜檢此處雖嚴諒無開棺之理爲今之計何不假充靈樞混出關去豈不是好徐承志道此計雖善倘關役生疑稟知定要開棺那時從何措手此事非同兒戲仍須另想善策况駙馬稽查最嚴稍有不妥必致敗露唐敖道關上見了令旗旣肯放出莫若賢姪仍將令旗盜出倒覺省事徐承志道伯伯談何容易他這令旗素藏內室非緊急大事不肯輕發前者姪媳不知怎樣費力才能盜出此時旣無內應姪兒又難入內令旗從何到手林之洋道據俺主意到了夜晚妹夫把公子駢在背上將身

豈願得好
燕雀

一縱跳出關外，人不知，鬼不覺，又簡便，又爽快。這才好哩。多九公道：「唐兄只能攬高，豈能負重？若背上駝人，只怕連他自己也難上高了。」林之洋道：「前在鸞鳳山，俺聞妹夫說，身上負重也能攬高，難道九公忘了麼？」唐敖道：「負重固然無礙，惟恐城牆過高也難上去。多九公道：『只要肩能駝人，其餘都好商量。』若慮牆高，好在內外牆根都是大樹，如果過高，唐兄先攬樹上，隨後再攬牆上，分兩次攬去，豈不大妙？」唐敖道：「此事必須夜晚方能舉行，莫若賢姪領我們到彼，先將道路看，在眼內，以便晚上易於下手。」徐承志道：「不知伯

伯何以學得此技。唐敖把躡空草之話告知。當時算還茶錢。出了茶館。徐承志由僻徑把三人暗暗領到城角下。唐敖看那城牆不過四五丈高。四顧寂然。夜間正好行事。林之洋道。如今這里無人。牆又不高。妹夫就同公子操練操練。省得晚上費手。唐敖道。舅兄之言甚善。於是駝了徐承志。將身一縱。並不費力。輕輕攔在城上。四處一望。惟見梅樹叢雜。城外並無一人。因說道。賢姪寓處可有緊要之物。如無要物。我們就此出城。豈不更覺省事。徐承志道。小姪自從前歲被人撬開房門。惟恐血書遺失。因此緊藏在身。時刻

萬里山
好疏卷

離舟已過

不離此時房中別無要物就求伯伯速速走罷唐敖
隨向多林二人招手二人會意卽向城外走來唐敖
將身一縱攔下城去徐承志隨卽跳下走了多時恰
好多林二人也都趕到一齊登舟揚帆徐承志再三
叩謝唐敖進內把徐承志前後各話說了斌兒才知
丈夫却是如此用意於是轉悲爲喜唐敖卽將賣契
燒毀來到外艙與徐承志商量回鄉之事多九公道
此時公子只好暫往前進俟有熟船再回故鄉彼此
才能放心徐承志點頭走了幾日到了兩面國唐敖
要去走走徐承志恐駙馬差人追趕設或遇見又費

唇舌因此不去多九公道此國離海甚遠向來路過老夫從未至彼唐兄今既高興倒要奉陪一走但老夫自從東口山趕那肉芝跌了一交破石塊墊了腳脛雖已全愈無如上了年紀氣血衰敗每每勞碌就覺疼痛近來只顧奉陪暢遊連日竟覺步履不便此刻上去倘道路過遠竟不能奉陪哩唐敖道我們且去走走九公如走得動同去固妙倘走不動半路回來未爲不可於是約了林之洋別了徐承志一齊登岸走了數里遠遠望去並無一些影響多九公道再走一二十里原可支持惟恐回來費力又要疼痛老

夫只好失陪了。林之洋道：俺聞九公帶有跌打妙藥，逢人施送。此時自己已有病，爲甚倒不多服？多九公道：這怪彼時少喫兩服藥，留下病根。今已日久，服藥恐亦無用。林之洋道：俺今日匆忙上來，未曾換衣，身穿這件布衫，又舊又破。剛才三人同行，還不理會。如今九公回去，俺同妹夫一路行走，他是儒巾、紬衫，俺是舊帽、破衣，倒像一窮一富。若教勢利人看見，還肯睬俺麼？多九公笑道：他不睬你，你就對他說俺也有件紬衫。今日匆忙，未曾穿來，他必另眼相看了。林之洋道：他果另眼相看，俺更要擺架子說大話了。多九公

道你說甚麼林之洋道俺說俺不獨有件紬衫俺家中還開過當舖還有親戚做過大官這樣一說只怕他們還有酒飯款待哩說着同唐敖去了多九公回船腿脚甚痛只得服藥歇息不知不覺睡了一覺及至睡醒疼痛已止足疾竟自平復心中着實暢快正在前艙同徐承志閒談只見唐林二人回來因問道這兩面國是何風景爲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這是何意唐敖道我們別了九公又走十餘里才有人烟原要看看兩面是何形狀誰知他們個個頭戴浩然巾都把腦後遮住只露出一張止

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並未看見兩面小弟上去問。問風俗彼此一經交談。他們那種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令人不覺可愛。可親。與別處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說笑。俺也隨口問他兩句。他掉轉頭來。把俺上下一望。陡然變了樣子。臉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謙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說話只有一句兩句。怎麼叫作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說話雖是一句。因他無情無緒。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却只半句。俺因他們個個把俺冷淡。後來走開俺同妹夫商量。俺們彼此換了衣服。看他可還

終久必露
獨開
請看

冷淡登時倦就穿起紬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
閒話那知他們忽又同俺謙恭却把妹夫冷淡起來
多九公嘆道原來所謂兩面却是如此唐敖道豈但
如此後來舅兄又同一人說話小弟暗暗走到此人
身後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裏而藏着一張惡
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他見了小弟把掃帚眉一皺
血盆口一張伸出一條長舌噴出一股毒氣霎時陰
風慘慘黑霧漫漫小弟一見不覺大叫一聲嚇殺我
了再向對面一望誰知舅兄却跪在地下多九公道
唐兄嚇的喊叫也罷了林兄忽然跪下這却為何林

數語破的
游卷

之。洋。道。俺。同。這。人。正。在。說。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
識。破。他。的。行。藏。登。時。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張。臉。
變。成。青。而。獠。牙。伸。出。一。條。長。舌。猶。如。一。把。鋼。刀。忽。隱。
忽。現。俺。怕。他。暗。處。殺。人。心。中。一。嚇。不。因。不。由。腿。就。軟。
了。望。着。他。磕。了。幾。個。頭。這。才。逃。回。九。公。你。道。這。事。可。
怪。多。九。公。道。諸。如。此。類。也。是。世。間。難。免。之。事。何。足。爲。
怪。老。夫。差。長。幾。歲。却。經。歷。不。少。揆。其。所。以。大。約。二。位。
諒。不。擇。人。失。於。檢。點。以。致。如。此。幸。而。知。覺。尚。早。未。遭。
其。害。此。後。擇。人。而。語。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當。時。唐。
林。二。人。換。了。衣。服。四。人。閒。談。因。落。雨。不。能。開。船。到。晚。

雨雖住了風仍不止正要安歇忽聽隣船有婦女哭
聲十分慘切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真忠孝轉類無情假面目偏生和惠苟非有慧心
具眼從何辨別分明蔬菴